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

卷八

PDG

廣初新志卷十六

小卿媛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張潮山來輯

四樹屋書影

周亮工 減齋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
恩縣邢村陂中水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峰
巒秀拔豁壑廻釋磔委蛇相通觀者極近畏懼
至日千餘人蒞詞馬遍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
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偃立是日天大寒
忽凍爲冰柱高三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數
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大水穴賴以空沽者甚眾

正此類

小品中載有薦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
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愛有
小枝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爲圍某盤信手界書無
毫髮謬顯貴歎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
志燈下書螭頭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爲範毫髮
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聞
其名心未之服咸求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
張作二圖其一紙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某局其
一作十圍圍成一射姑其筆之麤細間架疎密無

毫髮之失。諸人歎服。再拜而去。古今絕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餞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吾善喫烟。眾大笑。因詢能喫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眾已奇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諸眾歎。客視吾技。徐徐自

口中噴前所吸烟或爲山水樓閣或爲人物或
爲樹木禽獸如蜚樓海市莫可名狀眾客咸以
爲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此觀之誠未可
輕量天下士也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來
忽鳴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
後不復声麻縱之徑赴僧側喲喲致謝僧曰宜高
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
一小兒來謝曰吾麻氏鸚鵡也荷方便今在蕭家
作男子矣驗之脇下尚有翅毛

有宦閔者。瑀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者以一贈陳子右。爾韓子人穀亦得其一。陳體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旣除地以塞之。又語人穀賦詩吊之。詩成人穀持告其家。羽輒騰蹕。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歿去。二子廣乞名詞爲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因彙爲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爲之序。序亦懷惻肆動物固多情如此。又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鸚鵡甚慧。東開口市肆有料

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較鸚鵡歌一詩料哥隨
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與言不答一字人問
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黠勝我開口便爲所竊矣臬
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賈人籠之以獻鸚鵡悲
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
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留之五日
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頸氣盡萬歷年間事
也

張山來曰向聞有人供一高僧其庭中鸚鵡千
無人時向僧曰西來意你教我箇出籠計僧應

之云。出籠計。除。非。是。兩。脚。筆。直。雙。眼。緊。閉。少。頃。
鸚。鵡。足。直。目。閉。而。死。主。人。悼。惋。命。解。絲。縶。之。解。
後。鸚。鵡。忽。飛。去。向。僧。謝。曰。西。來。意。多。謝。你。箇。出。
籠。計。附。記。于。此。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
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
異人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
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尙不能定。安望拔見神術。宋
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
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面赤髭鬚。猙怪。

異如世所望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
安耶。又予姻陳州宋鏡子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
韓。神廟時在兵垣。勅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
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
內几案盤盂巾帛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
爲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戶榻如故。夜中亦無
少声息。公知寧遠所爲。卽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
邸。益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
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
清淨事。異如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

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張山來曰。若我遇其人。當卽懇辭。面赤髭者爲我洩憤矣。尙何所畏耶。

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純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姬媼如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声曰。予選士以備用。

耳若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
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
桌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齟
齬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恕也命
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索燒酒一
斗並火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
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嘘則有片雲從
其墟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
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歡壇上勦聲與雷
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淖中不

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兩足乎眾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卽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罌盡投諸穀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復取他席上穀核投罌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廚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梓孟盥盎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

冰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卽數尺。人爭塞向。瑾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敞北窗。以首枕窗而臥。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既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爲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姬。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

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與治命責之。樵朴交下。道人斲睡。自若。與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數圍。知足土人物從來得之。白持斧略加剗鑿。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與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與治爲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蓋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

中諸將士轟飲次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今日
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
託緇耳予嘗謂道人據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
如列筮傲慢公卿如觀變場絕寒暑饑飽如化人
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姬遊且比及頑童曰中有真
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自有此一種如楞
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狐屬耶抑天上
羣仙亦加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初熟莖者耶
吾又安得叩九閭而問之

曲周陳公令極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日

偕臥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抉戶而入。烟撲鼻如
硫黃。就牀視之。衾半焦。火灼之有孔。二體俱焚。惟
一足在。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
爲龍火。焚金鐵爲佛火。焚人之火。是爲慾火。佛言
姪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
光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火熾熾。煽而忽焰。
遂以自焚。其不焚牀第廬舍者。火生于慾。異于常
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鐵耳。陳公諱
子此

張山來曰。舊小說中已有吞繡鞋焚祇廟事矣。

○某道人坐功久。忽然火發。焚其髮及帷。主人救之。始熄。可見火無邪正。皆足爲害也。此道人余曾見之。

亳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爪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啟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爲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間。矢倚則仆地。衣具神爲觀美。頷不紉。頤則前後轉。從無定在。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爲諸生。今日勉。